

蒋家三代的风流史

● 蒋家 ● 三代 ● 风流史 ● 蒋家 ● 三代 ● 风流史 ●



● 蒋家 ● 三代 ● 风流史 ● 蒋家 ● 三代 ● 风流史 ●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
蒋家三代的风流史

(原载台湾生根丛书)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
一九八九年三月·北京

蒋家三代的风流史

生根 著

*

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
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·1/32·印张6.5 140千字
1989年3月北京第一版 北京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0000册

ISBN 7-80042-064-7/I·51 定价：2.60元

简 要 说 明

《蒋家三代的风流史》一书，是台湾的一部禁书。由于题材极敏感，暴露蒋家内情极多，对蒋家形象影响极大，故引起台湾情报系统和警总司令部的恐慌。本书在台湾刚印刷好，未及面世，就被警总在印刷厂中进行了无情的搜查，全部没收销毁，不见天日。但幸运的是，有几本被警总人员私自藏匿而辗转流传到海外，今天读者才能饱览蒋家三代神秘的风流史。书中还附录了蒋家三代的许多“谜”和“秘”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书中献出了蒋家三代风流倜傥的大量历史珍贵照片，共计97幅，十分脍炙人口。

目 录

蒋介石风流倜傥的婚姻生活	
——第一任夫人毛福梅·····	生根 1
蒋介石的地下夫人	
——不为人知的神秘东瀛女子·····	16
第三任夫人姚冶诚·····	22
第四任夫人陈洁如	
——情意绵绵而哀怨凄楚·····	25
第五任夫人宋美龄	
——正牌夫人诞生，蒋氏如虎添翼·····	31
一幕政治姻缘	
——宋家姊妹的魅力·····	68
蒋经国的异国姻缘	
——不像第一夫人的蒋方良·····	71
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春天	
——爱情虽付诸流水，涟漪却依然荡漾·····	90
若即若离的蒋纬国夫人	
——虽有爱情，却也寂寞·····	97
不像蒋家的蒋孝文夫人徐乃锦·····	103
神秘的蒋孝武夫人·····	107
曾经有过恋爱的蒋孝勇夫人方智怡·····	116

附录:

蒋经国给妈妈的一封信	121
蒋经国的大媳妇徐乃锦	127
蒋纬国自揭身世谜底	吴祥辉 145
揭开蒋二公子“下西洋”之谜	石 蕴 162
蒋孝武的新夫人蔡惠媚	黎玉明 170
蒋经国神秘家庭透视	龙中天 175

蒋介石风流倜傥的婚姻生活

——第一任夫人毛福梅

话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封建社会，在“大男人主义”下，三妻四妾乃沿习成风，即使是一些喝过洋水而环顾宇内自雄的知识分子，也莫能例外。

在那时代的中国，蒋介石先生先后曾有过三位夫人，一位妾室，一位东瀛情人，这似乎也无足惊讶，毕竟他也是人，不是神。偏偏国民党的史书，却有所忌讳，甚至刻意隐瞒。这情形，更增加了蒋介石婚姻生活的神秘性。

话说清末民初的中国封建社会，在“大男人主义”下，三妻四妾乃沿习成风，即使是一些喝过洋水而环顾宇内自雄的知识分子，也莫能例外。君岂不见，大外交家顾维钧博士，风度翩翩、英俊潇洒，以拥有数十名妻妾而周旋於西洋要政之间，自引以为豪。而当时的军阀、土财主，大帮会老大哥，如杜月笙之流，妻妾之众，自不在话下。

在那时代的中国，蒋介石先生先后曾有过三位夫人，一位妾室，一位东洋情人，这似乎也无足惊讶，毕竟他也是人，不是神。偏偏国民党的史书，对这位国民党的革命大家长蒋介石的婚姻生活，有所忌讳，甚至刻意隐瞒。目前，仅有董



蒋介石奉化旧居，蒋与毛福梅在此生活过。

显光氏的“蒋总统传”及毛思诚氏的“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”二书中，稍微提及而已。

这情形，更增加了蒋介石婚姻生活的神秘性。愈是神秘，民众愈是好奇，本文只好娓娓道来，来满足读者了。

蒋介石，浙江奉化县溪口镇人。要谈蒋介石的婚姻生活，只能随俗，先从溪口的蒋姓家族谈起。

溪口清末隶属禽孝乡，1928年，蒋任北伐军总司令时期，改溪口乡。隔了七年（1935），改称溪口镇。

蒋姓为溪口大族，全镇九百余户，蒋姓占了五百，可见族众之一般。

蒋家源从奉化三岭迁修峰岭，再迁至溪口落户。蒋经国

的祖父蒋明火，又名肇聪，字肃庵，即我们熟悉的肃庵公，在溪口镇上经营玉泰盐铺，卖些粮食、烟酒、食盐、杂货等。

盐铺首创於蒋斯千，又称玉表公。洪杨之乱后，奉化遇难，蒋家家产，毁於一旦，蒋老先生生财有道，和官府挂钩，经营起盐业买卖（清朝，盐是专卖商品），家庭经济，日渐富裕起来。1894年，老人出世，肇聪继承衣钵。

肃庵公先后结了三次婚，最后娶王采玉女士为填房，王太夫人做过寡妇，做过尼姑。

肃庵公秉性刚直，处事公正，更好排解乡里纷争，热心公益事业，但人生苦短，只活了五十四岁，而婚娶频繁，先后结了三次婚。原配徐氏，生一子一女，子名周康，号介卿，女名瑞春。徐氏病故，续娶孙氏为继室，不久亦病故，乃娶王采玉女士为填房。

说到王太夫人，颇有段来历。

康瑞福、汪日章合写的《蒋介石的故乡》，交代得清清楚楚，抄录如次：

“玉泰盐铺有个老伙计王贤良，是奉化葛竹村人，在玉泰盐铺廿多年，颇得蒋明火的信任。王贤东有个堂妹王采玉，年轻守寡，在葛竹庵带发修行，精於女红，并粗通文字，能诵《楞严经》、《金刚经》等经卷，经王贤东说娶撮合，还俗再嫁蒋明火为继室，他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。”

原来王采玉女士，做过寡妇，做过尼姑。

王采玉共生二子一女，大儿子周泰，乳名瑞元，又名介



蒋介石与母亲王采玉合照。

石，后改中正，小儿瑞青，六岁夭折，女名瑞莲，嫁玉泰盐铺学徒竺芝珊为妻。（竺於1971年8月20日死在台湾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内）。

肇聪先生病故，蒋介石时年九岁，“一门孤寡，无可依靠”。《报国与思亲》文中说：

“当时清廷政府腐败，胥使豪绅依附权势作恶，我家人丁单薄，遂成为凌虐胁迫对象，没有一日安宁，曾经为田赋征收，被强迫摊派役使。”

《哭母文》说：

“地方上没有仗义执言的人，族人和亲戚们也多袖手旁观，我家母子含愤忍痛，悲苦情况，无法比

喻。”

蒋介石同父异母的长兄锡侯，趁父亲去世，赶快另立门户，王太夫人茕孑无依，抚孤携幼的处境，可想而知。

王太夫人忍气吞声，一面诵经念佛，求取心灵的安宁，一面望子成龙，严加督促蒋介石的学业。1901年，蒋15岁。“以门祚式微”的缘故，“早为完娶”。新娘毛福梅，是岩头村毛鼎和的女儿，家里开祥丰杂货店，家道小康，毛这年19岁（生于光绪9年11月2日），比蒋大四岁。女大於男，在当时的风俗，稀松平常。迷信习俗上认为“四年合局，大吉大利。”

蒋毛婚姻，是当时时代的产物，等时移势易，不免沦为时代的牺牲者，终毛福梅的一生，喜剧开始，悲剧终场。

蒋毛婚姻，是当时时代的产物，等时移势易，不免沦为时代的牺牲者，终毛福梅的一生，喜剧开始，悲剧终场。

蒋毛结婚，凤凰于飞的时间，少之又少，只蒋在宁波从师顾清廉（讲学於群城箭金学堂）读书时，福梅伴随半年多，以后蒋进保定，出东洋，奔走国内外，回溪口的日子，屈指可数。

但毛的出身，来自封建门第。在传统中国的礼教束缚之下，讲究三从四德，对丈夫除了百依百顺，就是孝敬婆婆。大概受王太夫人的感染，虔诚信佛，吃日夜斋，丰镐房楼上经堂内供奉观音大士像。农历初一，月半均为斋期，附近江口白雀寺的当家静悟，雪窦寺方丈大胜、静培，都成了丰镐房

斋期的常客。

蒋介石呢？婚后第四年（1905）听从顾清廉的话，“青年欲大成求新，当出洋留学异邦。”东渡日本，拟进陆军学校未果，因为需要保送，折返华北，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（保定军校前身）。翌年冬，考取留日试，再去扶桑，先入振武学校，升入冈外史为师团长的野砲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。

回到中国的政治大环境，可以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来形容。慈禧和光绪，相继归天，而且一前一后，传说是那个老女人下的毒手。爱新觉罗的后裔，奄奄一息，以紫禁城为代表的帝王权力发号中心，只剩下那面褪了色的龙旗。新登基的溥仪皇帝，这年才五岁，少不更事，离不开摄政代劳，於是垂帘的垂帘，听政的听政，可把隆裕太后和亲王载沣忙成一团。

不管时代多么震荡，对奉化溪口镇上的小民，却丝毫没有有什么冲击。中国农民，世代耕种，但求温饱，对政治的变迁，国族的兴亡，一向非常冷淡。倒是镇上毛氏媳妇添丁的事，泛起微微的涟漪。

正确的出生日期，是1910年3月18日，山区桃李争艳的初春时际。那年头，没有妇产科医院，只有接生婆，接生婆移樽就教，所以，经国的出生地，即溪口素居（即丰镐房）。

她的唯一任务，好像是为侍候婆婆和顽童丈夫而来，等丈夫稍微成熟，他又负笈远游，天各一方，饱尝分离的苦楚。

迎接麟儿，祖母王太夫人最兴奋，这些年，海天遥隔，

不大看得见儿子，能早点抱孙子，心理上是一大慰藉。从此有人承继烟火，该是观音菩萨的恩赐，是虔诚祈祷的结果。

和婆婆分享这个快乐的是毛福梅女士，自奉父母之命，媒灼之言，九年前，于归到溪口蒋家，她的唯一任务，好像是为侍候婆婆和顽童丈夫而来，等丈夫稍微成熟，他又负笈远游，天各一方，饱尝分离的苦楚。孩子降世的意义，特别是个男孩，在精神上稍有寄托。

孩子乳名建丰，号经国。望文生义，长大了希望将来成经国济世之才。在当时，不过一种即兴的灵感，自没有人料到，65年后，果然成为台湾的一号强人。

经国出世的喜讯，不知是用书信，还是电报，传到日本新泻，作为联队二等兵的蒋志清，闻讯一定雀跃不已，因毛思诚没有记，董显光略而未提，无从稽考。不过“吾家之必”



蒋经国从小由祖母带大。

当有后”，这种怕绝子嗣的孝道思想，根深蒂固，那怕是提倡女权的现在，没有女儿不要紧，没有儿子，兹事体大。蒋先

生从传统伦理的思想中培养出来，他不可能超越他生存的时代，因此，初做爸爸的蒋介石，他的心理状态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，认为是他人生历程上的大事。

不过，父亲和孩子初次见面的机会，延到第二年的夏天，和同伴张群“托故假归”，才看到取名建丰的娇儿。

经国受到的疼爱，殆无疑义。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，孩子需要同年的伴侣，在这方面，他寂寞得很。

独生子有祖母、母亲的双重照顾，乐也融融，仿佛天之骄子。父亲的仕途，不很得意，经济上，却挥金如土，无困乏之虞。常自上海，托人带回一些洋玩意，逗得孩子直乐。

王太夫人唸经无懈，不是在素居厅堂，就是到附近摩诃祖师殿，闲暇弄孙含饴，享尽天伦之乐。

毛福梅性有洁癖，除了疼孩子，就是指挥侍婢蒋聪玲，打扫揩抹，忙个不停，务使丰镐房内外，户明几净，一尘不染。

遇到正月十五，六月初六等大节日，返乡的善男信女，扶老携幼，忙着赶庙会，迎神拜佛。老祖母少不了带孙儿去向菩萨报到，顺便让孩子看看热闹。

经国受到的疼爱，殆无疑义。不过，孩子毕竟是孩子，孩子需要同年的伴侣，在这方面，他寂寞得很。毛氏夫人继经国之后，就此打住。

蒋介石生性风流胚子，又到过东瀛见过世面，所以對於这位年纪比他大，又长得不是慧中秀外的毛福梅，自是看不

顺眼。当然，在外的艳遇和金屋藏娇，当是蒋毛之间感情一直不好的原因。这留待后话。

蒋毛的感情，即使再坏，王太夫人在世一天，基於老太太的威严，或怕伤老人家的心，表面上，蒋介石与毛福梅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。

但到了1921年6月，王太夫人溘然长逝后，蒋介石的婚姻结构立即发生变化。

毛思诚的《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》，对这段婚姻故事有如下的记载：

“余葬母既毕，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，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，更无其它之挂系，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，余以后之成败生死，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。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，本已早置生死荣辱於度外，惟每念老母在堂，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，牵连家中之老少。故每於临难决死之前，必托好友代致留母遗稟，以冀余死后，聊解亲心於万一。今后可无此念，而望尔兄弟二人，亲亲和爱，承志继先，以报尔母，在生抚育之深恩，亦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。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，余所望於子女者，如此而已。特此条示，经纬两儿，谨志毋忘，并留为永久纪念，父泐。”

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，恐系出诸蒋的授意，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，好掩饰以后他和陈洁如结合的合法性。某种程度上，反映着蒋的心态。现在又堂堂正正，假“革命”的大帽子，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冶诚。

十年来，闻步声，见人影，即成刺激。顿生怨痛者，亦勉强从事，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。

而从一般史书中，亦印证了蒋介石遗弃发妻的说法。1921年11月，蒋介石写信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，要求与毛福梅仳离，这封“休妻书”的内容如下：

“十年来，闻步声，见人影，即成刺激。顿生怨痛者，亦勉强从事，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。不幸时至今日，家庭不成为家庭，夫固不能认妻，妻亦不得认夫，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，亦生牵累，是则夫不夫，妻不妻，而再加以母不认子，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。……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，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，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，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，须知我出此言，致此函，乃以至沉痛极悲哀的心情，作最不忍心之言也。高明如兄，谅能为我代谋幸福，免我终身之苦痛。”

果然，翌年（1922），蒋介石便在上海与陈洁如结秦晋之好了。

配合这封公开的“休妻书”，再细读《蒋经国给妈妈的一封信》（见附录），蒋介石的真面目，便可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了。

综结蒋毛的婚姻，毛福梅夫人算不上红颜，只能说是薄命。她是时代的牺牲者，典型的旧式女子，没有受过甚么良好教育，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，出生在闭塞的中

国农村，假使和其他的女人一样，遵从父母的意旨，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，生儿育女，做个“三从四德”的好妻子，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。不过，命薄往往捉弄人，她的少女的幻梦，经不起时代的呼啸，给冲破了。前人的经验，“悔教夫婿觅封侯”，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。夫婿非但郎心似铁，个性更粗鲁，动辄拳打脚踢，曾经有次，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，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。这些惨痛的往事，在蒋经国的心坎里，自然别有一番滋味。

至於毛福梅夫人与经国的情感，自是至深且厚。

经国的鸿鹄之志，是毛福梅夫人所无法了解的，“革命”使她丢了丈夫，现在又有失去独生子的危险。

1922年3月，经国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，经过宁波到上海，他的心情很复杂，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，父母亲间的感情又不和睦，如今和母亲要暂时告别，不免有些酸楚，而毛夫人望子成龙，也只好要擦干眼泪，忍受孤独无依的痛苦。

但长痛的时刻要延到1925年的10月，经国留俄。经国的鸿鹄之志，是毛福梅夫人所无法了解的，“革命”等新鲜词儿，几乎听厌了，革命使她丢了丈夫，现在恐怕又有失去独生子的危险。怎么解释，她也不懂，革命何以非到那个远在天边的地方。毛福梅流了无限眼泪，经国除了安慰，一样涕泪纵横，但是，改变是不可能的了。

及至1937年，经国带着妻儿归来，这对毛福梅夫人，自是极大的安慰：